

文心雕龙

发展视野下的乡村愿景

——简析电影《远山花开》

◎王海洲

西安嘉方影视有限公司出品的影片《远山花开》，是继电影《野山》之后，新的一部关于陕西南部乡村生活的重要影片，该片以一个南京来的支教女教师的视点，聚焦于解开一个孩子的“心锁”这样一条主线，叙写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陕南故事。

陕南秦岭山区，历史上是秦楚文化的交汇之处，武关雄踞，素来是征战之地，因为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山民生活艰辛。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这里，山民们也萌动了变革的愿望，想让贫困的生活变个样，于是也就有了影片《野山》。《野山》是中国拍摄的反映改革开放社会实践的电影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一部，它触及了改革的本质，就是心灵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野山》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在传统羁绊沉重、生活环境闭塞、思维定式僵化的偏远农村，乡民不进行灵魂的改革就无法实现乡村的变革、促进社会的发展，于是影片就塑造了禾禾、桂兰这样的农村觉醒者形象，希望以他们的典型力量引领农村的变革、脱贫致富、改变面貌。

《野山》聚焦改革开放初期陕南鸡窝洼的人家。《远山花开》则再现了40多年后走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陕南大麦村的人们，展现了当下陕南乡村的生活现状，也通过现状折射了历史，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踔厉奋发、改变家乡面貌的向上精神。

《远山花开》的主人公、大麦村教学点的孩子们，论年龄，他们应该是《野山》中禾禾、灰灰、桂兰、秋绒的孙子辈，相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经过了脱贫致富的社会变革，这些孩子的生活已经摆脱了温饱问题，他们有了更高的人生诉求，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天赋的全面开发。相比前辈，孩子们不再为温饱而困扰，但是他们渴望感情生活、精神生活更完美更完善，这也是影片叙事的核心、表达的要点。

中国当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文艺漫评

由西安嘉方影视有限公司等机构出品的影片《远山花开》以乡村支教为背景，展现了来自都市的青年音乐老师刘晓慧赴陕南乡村——大麦村小学支教的故事。在这一较为纯粹的中国故事中，刘晓慧等人用音乐打开了留守儿童封闭的心灵，播种了乡村振兴的希望；而她在心灵治愈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闭的乡村少年张承峰的心灵救治。

“播种”是《远山花开》的首要主题。在影片中，观众看到的乡村，在精神层面依然贫瘠，乡村学校的教学理念落后、教育资源短缺的局面更是亟须改变。影片以刘晓慧等人的赴乡村支教之举，来表现出国家对乡村在精神层面的扶植，意在展示中国乡村在脱贫之后如何走向振兴的历史转变。影片刻意凸显出在乡村进行精神“播种”的意识，这种意识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刘晓慧通过音乐教育、喊山、参加合唱比赛等对乡村儿童进行心理的启蒙，特别是对张承峰的救治。张承峰因为母亲去世而心理蒙受创伤，他形单影只、举止怪异，长期不开口说话；刘晓慧等人通过多重的计划和努力，终于打开了这位自闭多年的少年的心扉，让他开口。二是影片表现了刘晓慧对乡村教学观念的改变。片中的老校长虽一切为学校着想，但也是陈旧教学理念的代表，如他教学较为死板、一切以学生的成绩为考量、常常训斥甚至体罚差生等等。刘晓慧也因此产生了误会，但她还是理解了老校长的做法，并且成功调整了乡村学校的教学理念。影片最后表现

体，是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突破传统、付出心血汗水干出来的，这里边既有科研人员的智慧创新，也有乡村百姓的砥砺奋斗、艰苦付出。中国有深厚的传统，“父母在，不远游”是我们这个重视传统伦理、重视孝道的民族的古训，但是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代，为了让工厂运转起来、向世界各地输送物资，为了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发挥效力、促进乡村经济，时代洪流之下，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离开故土，进入城镇、进入工厂，就像《远山花开》中多名孩子的父母，到城市去、到工厂去打工。这些劳动者，在新的时代，突破了传统古训，在将中国建设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道路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他们通过劳动获取了报酬，回馈乡村、惠及家庭，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他们离乡远行、走向都市，让他们跳出了偏狭的乡村视野，看到了现代文明、时代生活，让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得到进一步升华，也会萌发改变自我、改变家乡的动能，为乡村振兴储备了智慧财富和人才力量。影片中的大麦村也在变革中实现了进步，时代的气息逐渐进入乡村，校舍得到了改善，捐赠的物品中出现了钢琴，大学生村官和村民们一起为乡村振兴寻找出路，更重要的，来自都市的女教师为乡村教育带来了新的方式、为乡村育人指出了新的方向。这一切，都预示着乡村发展的新动能、新前景。

在看待这些发展势能的同时，也要思考，在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乡村社会付出了什么？这就是《远山花开》聚焦的问题，村民们付出了情感的代价。作为一个追求伦理教化的民族，追求“相与之情厚”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追求团圆，但是青壮年离乡打工这个时代选择，让中国乡村百姓付出了沉重的情感代价。青壮年离开了故土，跟家庭、跟老人、跟孩子分离，自己在外苦干，守家人在乡苦熬，三代人的付出，才有了中国经济现在这样一个大的体量。《远山花开》看到了这

些问题，反映了这些问题。女老师刘晓慧带着孩子们喊山，旷野山巅，孩子们放开自我，站到山上去喊，喊着、喊着，潜意识中最深层的情思喊了出来——“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了”。这个场面，导演设计得极富感染力，银幕上，孩子们哭了；银幕下，观众为之动容，并进



而深思在中国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大的时代使命面前，这些孩子也是作出了贡献的，他们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情感。

当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些孩子的情感缺失需要抚慰，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付出需要弥补。这就是《远山花开》为未来乡村进步提出的一个新的发展愿景。中国已经进入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人口红利已经走到顶点，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除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人的素质的高质量培育也是一个重要命题，规模性地提高农村人口的质量，把“小镇做题

家”“乡村做题家”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源突破口。《远山花开》提出了问题、书写了愿景，孩子们有了开阔的视野、完备的素质、健全的人格，有了人生自信、有了创新动力，就会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新的动能。乡村的孩子，他们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支教教师的努力下，天赋潜能得到全面发展，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他们的人生就会春风扑面，中国的未来就更有希望，这就是《远山花开》给我们最有意义的启发。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播种与治愈

——浅谈电影《远山花开》

◎赵卫防

大麦村小学合并到镇里的学校，预示着乡村教学将会步入更加集中和现代的体系之中。影片以上述两个方面，表达出了在乡村进行精神播种的主题。正是播种了美好的精神种子，明天的乡村才会遍野春花，真正实现振兴，而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也将从此起步。

“心灵治愈”则是《远山花开》的另一重要表达。无论在都市抑或乡村，走出心理的阴霾，是现代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心灵的拯救比起身体的拯救更为迫切。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治愈系电影愈来愈受到关注。本片亦是表现治愈心灵的影片，如刘晓慧来大麦村支教的最初动机便是为了获得心灵的救赎。片中表现她因为母亲的去世导致了内心世界的坍塌，为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她主动要求去乡村支教，以此来治愈心灵创伤。而在那里，同样有一个因母亲去世而走不出心理阴影的乡村少年张承峰，他同样需要心灵的救治。因母亲去世而遭遇心灵创伤，使得师生二人在片中形成了互文关系，也更加凸显出了该片对“心灵治愈”的诠释。

影片从音乐和人性两个层面来表达治愈。音乐治愈是心灵治愈的主要方面，世界知名的治愈系电影《逆光飞翔》（2012）、《爱乐之城》

（2016）等均为音乐治愈系影片。该片以原创的《远山花开》主题曲贯穿全片，音乐温婉动人、和声优美，再配以各种本格的本土音乐，使得全片音乐充满了诗情和温情；与这种风格的音乐同步的画面，则是秦岭远山中的中国乡村社会图景，满载着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乡愁记忆。这样打动人心的音画图景，不仅为刘晓慧和张承峰治愈了心灵的创伤，也使得观众获得了心灵治愈。

除音乐治愈之外，人性治愈为《远山花开》治愈表达的另一重要呈现。片中的大多数人物，都被塑造成为具有美好的人性。如老校长虽有着相对陈旧的教学观念，但他把心血都献给了这所乡村学校和他的学生，为了能让品学兼优但家庭困难的傅圆圆上学，他不但照顾圆圆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还卖掉了几乎全部的家当。他凸显出的美好人性，就像秦岭一样给了刘晓慧和众学生坚实而厚重的精神依托，更温暖着他们的精神脊梁。片中的其他人，如在大麦村小学支教多年的那对夫妻老师、一直关照张承峰生活的大学生村官等等，也都以美好人性展示观众，以人性的温暖治愈他人。

为更好完成“播种”与“心灵治愈”的表达，《远山花开》也采用了多样化的艺术手法。首先，影片并未刻意地以情节化叙事来积累戏剧高潮，而是采用了不断积累情绪以最终达到情感高点的方式来感动观众。片中尽管也有“深夜钢琴声之谜”以及合唱比赛中“最后一分钟营救”式的类型化叙事，但这些都是为了酝酿情感而设置的情节，而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戏剧化目的而进行的商业铺陈。观众观影时感受到的始终是情感，这些情感一直在流动、积蓄，最终汇成强大的情感波涛，冲击着灵魂。其次，影片多处以意象手法呈现出人物情感，如张承峰每次受到心灵冲击时，便爬上学校里那棵大树的树杈，以求在高处能够感受到远去的母亲对自己灵魂的抚慰，刘晓慧也多次通过观看手机中母亲的视频，来寄托哀思；而那架杂物间的钢琴，既让刘晓慧和张承峰获得了灵魂救赎，又点亮了乡村孩子们的心灵之火。

《远山花开》的叙事也存在尚待提升之处，比如对刘晓慧和母亲之间的情感讲述得过于概念，使得观众对她心灵遭受的剧痛缺乏代入感，也因此没法在影片开始就能捕捉到强烈的情感流动。但影片所表达的“播种”主题对中国乡村如何实现从脱贫到振兴的历史跨越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其“心灵治愈”的表达也有着重要的当下意义。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我好像是一个泪点较低的人，观影全程一直在流泪，止不住地流泪。电影用镜头、音乐、声音和画面为我们讲述了一位城里女孩刘老师赴基层支教的故事，老题材拍出了新感觉、新味道。影片告诉我们，教育是信仰，音乐也是信仰，都是百年大计，都是继往开来的事业。

电影问题意识很强，从支教老师视角，触及了许多农村教育问题，如一人兼多门课程问题，主课与副课冲突问题，家校共育问题，学校撤校合并问题，农村美育问题，以及留守、失独孩子心理问题，差转优问题，社会关爱问题等，都在短短的影片中得到了展示。它告诉人们，农村教育启蒙问题任重道远，“哭”过之后怎么办？除了选聘支教老师，我们要做的、能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电影是弘扬人间大爱的。其实，驻村男干部刚一出现，我很担心影片会拍成狗血的爱情剧，但是没有。影片很干净，处处不说爱，但处处是爱，处处是人间大爱。电影洗眼洗心，很是了不起。

文喜看山不喜平，之所以影片有一种像坐过山车起伏跌宕的感觉，主要是影片写了许多有意味的冲突：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农村与城市，上级与下级，甚至粗犷和细腻，男与女等的情节、画面冲突。这些情节和画面环环紧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拉紧了受众的心理期待。等到冲突解决后，那种兴奋、愉悦，那种真正的心花怒放的感觉，让我们都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美。

电影也抓取了许多农村学校常见的镜头：早厕、体罚、家长会、布满灰尘的钢琴、抱着弟弟上学的女孩……代入感很强，很真切、很接地气，也让我想起了自己上学的那年那月……

我个人以为捧手机情节、合唱队情节选择很巧妙、很成功。手机不摔都不行了，手机是支教老师的精神依靠，手机里有母爱、有音乐、有城市记忆，也一定有美丽的刘老师的青春剪影。但是，手机对于留守儿童，是现代文明的诱惑，是与在外打工的亲人发生联系的情感通道。手机摔坏后，戏剧化的处理结果，也让人哑然失笑。

合唱虽是阶段性小目标，但是通过合唱比赛，孩子们找到了信心，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找到了心理支撑力量、能量。正是在合唱比赛时，一场意外，骨子里对班集体、学校荣誉感——让一直一言不发的孩子张承峰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开口了，这个“闷葫芦”包袱从头至尾设置非常好，点题自然，可以看出编剧人员很用心。

还有，“树杈上的守望者、眺望者”镜头也很有意味！树下有芸芸众生，见不脱的万丈烦恼，滚滚红尘；树上有静谧的“暂座”时光，是自我反思、治愈的最好去处；而远处，透过云层是阳光，更有着无限风景！人生在世，肉体在泥潭，灵魂在高处，恐怕就是如此吧。马校长是基层教育工作者的代言人，他是农村教育守望者的缩影。他操着一口陕西方言，粗中有细，活色生香，很可爱！演员把这个角色演活了、演绝了，他会不会成为陕西电影题材最后一位校长，还需拭目以待。（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文传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部催人泪下的支教题材新电影

——观电影《远山花开》有感

◎孙新峰